

中庸分章附元中子碑  
解附提要  
大誼



三才圖會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中庸本解

附提  
要

楊寬驛  
述

中華書局

中庸本解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中庸本解序

予自髫年入塾。讀四子書論。孟經父師口授。必逐句索解。誦讀時求之於心。亦有自得其解者。惟中庸一書。則懵然不知所解。稍長。讀朱子章句。博覽匯參諸講本。鑽研有年。終不甚解。操筆爲文。不過恪遵章句。人云亦云。從性理諸書。襲其字句。從諸家制義。掇取餘瀋。以前人之解爲解。雖幸掇科名。而其不解者。自若行年及壯。罷居林下。以筆耕爲事。間攷注疏。中中庸原解。始知朱子章句。更其解者過半。解之得失未辨也。潛心玩索。偶於白文得解。參之章句。則反不解。時於章句求解。質之白文。又多不解。旁徵或問。語類諸書。解說愈繁。而益增懵懂。迨其後盡捐成說。咀味白文。恍然若得其解。積之二十餘年。觀李安溪中庸章段。鄉先輩王蕉園中庸臆測。任邱邊育之中庸說。皆不盡沿舊解。而各有真解。諸家之解。與予之所解。不無異同。然一知半解。固二十餘年所心解也。心解之解。以白文解白文。中庸之本解也。間用漢宋元明諸儒及國朝諸家之解。但不謬於白文。亦中庸之本解也。乙丑秋七月。家居無事。隨解隨錄。書成名之曰本解。客有嘲予者曰。讀書爲舉業計。子以不解得第。何必索甚解哉。子應之曰。唯唯。否否。

同治乙丑仲秋之朔。晉州楊賈驊謹識。

## 中庸提要

中庸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爲宗旨。言人必溯原於天者。戴記禮運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於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說者。大旨皆宗此義。天命之謂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該交會秀氣在內。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樂。即五行之端。而慎獨二字。尤示人節欲以踐形而盡性之要旨也。全書中以仁者人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兩人字爲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撥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結。言天言天地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闡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爲德。又以闡天人合一之真機也。配天者聖。浩浩其天者聖。而別無所謂道。別無所謂聖也。待其人而後行。聖人亦聖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爲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誠也。性爲人性。道爲人道。教者教以爲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遠人。而目之曰庸。謂之曰不可離。始於慎獨。極於參贊。祇完得生人本來面目。毫無加損於其間焉。子思以中庸名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字於道不遠人章點睛。自係全書宗旨。率性之謂道。道字杜皓切。從陶上聲。說文。所行道也。廣韻。理也。衆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所共由者也。從

廣韻解爲確。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不得解作路字。道卽性也。而謂之道者。以性中之條理見於倫常者言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首章言天下之達道。問政章亦言天下之達道。道非有二也。達道祇此五者。發皆中節。以性情之正見於倫常者言。正道所由達也。劉氏彝曰。天地之氣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爲五常。類之爲五品。五臟五事。人所稟於天之氣也。五常。人所稟於天之理也。理氣合而道之名義以著。天人合而道之源流始彰。德不外於五品。外五品以言道。非中庸所謂道也。道不遠人。人所以爲人者倫也。道所以爲道者亦倫也。故天下至誠章。不曰天下之達道。而曰天下之大經。夫子言君子道四。以事父事兄事君交友盡之。此中庸言道之統宗也。先儒解道字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又云。道者天理之當然。立說空洞無著。而子思明道之旨晦矣。

中庸言道之書。實言禮之書也。禮與道異名而同實。道非精微。禮非粗顯。危微十六字。係僞尙書中語。宋以來理學諸儒。實爲帝王心法。遂析禮與道而二之。說愈精妙。義愈支離。無怪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史臣之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大學言德所本也。皋陶之告禹也。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禮之名始此。庸之名始此。和衷之衷。傳所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中之名亦始此。此中庸言道所本也。君子之道四。不外父兄君友五典也。卽五禮也。大哉聖人之道。卽繼以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非卽聖人之禮乎。問政章曰。禮所生。禮字與上文仁義字一例。禮者。天敍天秩之本於性也。等殺者。天敍天秩之著於事也。首章特標中節之和。則知天命謂性。卽命以敍秩。而中節者。惇典庸禮。故謂之天下達道。戴記云。師也過。而商也不及。禮所以制中也。義皆與中庸脗合。全書中言宗廟之禮。郊社之禮。言崇禮。言議禮。言說禮。學禮。皆以禮爲道之證。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忠信卽誠也。義理則自發育峻極。以至達道九經皆是。惡文之著。禮後之謂也。篤恭而天下平。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析道與禮而二之。而謂帝王傳授。別有心法。則中庸何不引堯之執中。而引舜之用中。危微精一。夫子何無一言及之乎。不學中庸之學。而學僞孔傳之學。不學堯舜孔思相傳之學。而學荀子道學之學。道之不明不行也。道家者流。亂之。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又亂之。紫陽中庸序。誤信之。而曲爲說以附會之。不求道於中庸全書之中。而求道於中庸全書之外。宜後儒之譏爲支離也。或曰。制度文爲。豈足盡道之妙。則天敍天秩。非卽性之謂乎。五常之性。禮不與仁義智信並列乎。舍禮而言道。謂之不知道。並不知性。人心惟危二語。出於道家。見李巨來

紱古文尙書攷  
附錄於左。

古文尙書攷云。古文尙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臆作。朱子亦常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語。可證其贗。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尙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尙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燬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尙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無稱易詩書春秋爲經。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沖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尙書也明矣。大名崔東壁述曰。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己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非聖賢之教也明矣。崔東壁唐虞考信錄云。漢儒所傳之古文尙書。謂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庸。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庶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

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誠。始多做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吾故讀尙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於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戕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耶。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剿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篡竊者。藉以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

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尙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頌深信之。然至閟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爲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敘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紀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尙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不得概信爲實然也。

中庸與孝經相表裏。道盡於五倫。五倫莫大於孝。舜之大孝。格天之道至矣。武周達孝。治天下之道備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知人知天。皆不外事親而得之。一舉足而不忘父母。一出言而不忘父母。道不可須臾離。孝不可須臾離也。張子作西銘。藉事親之誠。明事天之道。道理尙隔一層。子思明道。直以孝字該盡。

古今帝王聖賢皆孝子也。孔子曰：所求乎子事父未能，傳授心法，在孝經十八章，不在偽書十六字。中庸其至矣乎？至字與費隱章三言及其至也，及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無聲無臭至矣。至字，血脈皆通，至極至也。大哉聖人之道，章言道中庸，先言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致字盡字，極字皆與至字之義。昭台中庸其至，即指廣大精微高明言。君子中庸句，註亦以精微之極致訓之。極確，舊解於中庸其至至字訓曰：恰好，語便鶻突。於及其至也至字訓曰：道之盡處。又曰：不知不能，是沒緊要事。又曰：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與前後至字之解自相矛盾。蓋欲迴護聖人，不得不曲爲之解。夫君子之道，總是關係倫常事，愚不肖之知能，天命之性，良知良能，固不遺於愚不肖也。章句下居室之間四字，解已蒙混。王已山謂舉倡隨之大概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泥定夫婦二字索解，真可噴飯。聖人不知能加有所字，即就精妙處看，亦不必盡於聖人。堯舜不能使子不爲朱、均、武，周不能使弟不爲管、蔡。孔子不能使君不爲定、哀，皆聖人所不能，所不知，亦可類推。羅整庵曰：以問禮問官爲孔子不知，既問是仍知了，以孔子不得位爲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所不能。按章句沿侯氏之說，整庵駁之極當。然解聖人所不知，尙嫌寬泛，似宜切定倫常說。舜不知象之殺已，周公不知管、蔡之將畔，是聖人所不知也。然據羅氏之解，已不得專就粗淺看矣。天地有憾，解云：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亦非。惟語類云：至是道之盡處，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不知不能，是萬分

中欠一分。不分別深淺精粗看。甚是總之。就人言道。則道以聖人而極。故曰至道至德。就道言道。則道不以聖人而盡。故曰不知不能。天地有憾之道。即察乎天地之道。亦即造端夫婦之道。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一以貫之道。體如是。聖人自有不知能。而不知能無害爲聖。大孝達孝九經。皆聖人之知能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皆天地之無憾者也。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中庸言學利困勉。必先言生知安行。言擇善固執。必先言從容中道。言自明誠。必先言自誠明。非徒推尊聖人也。至道即達道。至德即達德。達天德即庸德。天命謂性。自天之人。其本體與聖人同。修道謂教。盡人合天。其極功與聖人同。恐人昧於降衷之無虧。藉聖人以顯其體。而人人得天之本體著矣。恐人疑於踐形之惟肖。藉聖人以立其極。而人人達天之極功彰矣。溯本體之同。以勉功能之極。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與中庸互相發。

鬼神之爲德。鬼神字與禮運鬼神之會句義同。此處專指祭祀之鬼神立說。使天下之人一節。承上體物不遺。一氣趕出。語氣不容隔斷。則意指不容兩歧。五行之秀氣。即是鬼神之會。鬼神之會。即是陰陽之交。言鬼神。便兼陰陽五行在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即鬼神。理即德。鬼神之爲德。即誠也。所謂體物不遺也。聖人因鬼神。制爲祭祀。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四坎壇祭四方。此九祭者。皆以祭天地陰陽五行之鬼神。所謂以承祭祀也。萬物本乎天。故天地之鬼神。能體天下之物。人本乎祖。

故宗廟之鬼神亦能體其子孫子孫得祖父之理以成性得祖父之氣以成形猶之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祭法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指廟享之鬼神言也玩達孝章郊社宗廟並言鬼神須兼二義方備而此章從天命謂性得脈則專指天地之鬼神臚於祭典者祭祀之禮非聖人作意爲之皆理之自然而不容已故曰鬼神使之也舊解謂鬼神之爲德無所不包使天下節就無所不包中提出當祭之鬼神說似鬼神有祭有不祭非是風雷山澤廟中祭享無非鬼神無不承祭饗帝饗親其理同其事同將天地之鬼神看作窈冥昏默殊乖子思作書之指

## 中庸本解序

予自髫年入塾。讀四子書。論孟經。父師口授。必逐句索解。誦讀時求之於心。亦有自得其解者。惟中庸一書。則懵然不知所解。稍長。讀朱子章句。博覽匯參諸講本。鑽研有年。終不甚解。操筆爲文。不過恪遵章句。人云亦云。從性理諸書。襲其字句。從諸家制義。掇取餘瀋。以前人之解爲解。雖幸掇科名。而其不解者。自若。行年及壯。罷居林下。以筆耕爲事。間攷注疏。中中庸原解。始知朱子章句。更其解者過半。解之得失未辨也。潛心玩索。偶於白文得解。參之章句。則反不解。時於章句求解。質之白文。又多不解。旁徵或問。語類諸書。解說愈繁。而益增懵懂。迨其後。盡捐成說。咀味白文。恍然若得其解。積之二十餘年。觀李安溪中庸章段。鄉先輩王蕉園中庸臆測。任邱邊育之中庸說。皆不盡沿舊解。而各有真解。諸家之解。與予之所解。不無異同。然一知半解。固二十餘年所心解也。心解之解。以白文解白文。中庸之本解也。間用漢宋元明諸儒及國朝諸家之解。但不謬於白文。亦中庸之本解也。乙丑秋七月。家居無事。隨解隨錄。書成名之曰本解。客有嘲予者曰。讀書爲舉業計。子以不解得第。何必索甚解哉。子應之曰。唯唯否否。

同治乙丑仲秋之朔。晉州楊賈驊謹識。

# 中庸本解卷上

清 晉州楊寬驥述

天命之謂性。

天所以爲天者仁也。天所以爲仁者誠也。命者化育之事也。天化育萬物。舉天所以爲天者全而畀之。人得天地之仁以爲心。卽生物之心也。是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天一仁也。性二仁也。故曰仁者人也。天之仁一誠也。命於人者亦一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氣載理以行。若命令然。就氣言之。則爲天地之化育。就理言之。則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性是道之本。下文所云天下之大本。卽指性言也。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循而不達之謂人。得天之仁以爲性。仁統四端。而物欲害之。則有違其性者。惟循其性之仁。以達於倫常親義序別。各由其理。如路之當行。然是爲道。下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與五者天下之達道。皆此道字。合上一句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性一誠而已。率性則發皆中節。便有明字意。

修道之謂教。

修。治也。修道謂教。非聖人修道以教人。乃謂聖人之教。不過使人修道也。率性謂道。人人有此性。宜人順乎道矣。而往往悖乎道者。物欲害之也。性爲天理。縱欲滅理者。必悖乎道。治而去之。則仍復率性。

之本然。其功不外慎獨。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此教字專指夫子之教說。如下所引夫子之言。皆是。此三句以率性句爲主。率性謂道。所謂道不遠人也。所謂庸也。下二節申言修道功夫。自大賢以下。能修道方能率性。故第四節申明率性之義。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性爲人之性。道爲人之道。不率性則離道。離道則非人。故道不可離。必極之於須臾者。注定獨字立言也。嘗論之。性者道之本也。喜怒哀樂未發。渾然是性。何至離道。人之離道。由喜怒哀樂發而不中其節。則物欲害之也。物欲之初萌在獨。獨者發與未發之間。由靜之動。一念獨覺。差毫釐。謬千里。止爭此一須臾。故君子慎之。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也。一念之動。非有所睹。非有所聞。至隱微也。而理欲分界。毫不容欺。則莫見莫顯矣。戒慎恐懼。合言之。皆慎也。慎獨是修道扼要功夫。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處在此。此二節與大學誠意同旨。下節即申上節之意。能慎獨則無往不慎。以修道之功。復率性之理。而日用之地。天命常行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君子修道。則喜怒哀樂。無非率性之道。即無非天命之性。其未發也。無過不及者。無其形而有其理。傳所謂受天地之中。是性之本然也。其已發也。本中之理以爲之節。易所謂保合太和。是率性之自然也。